

10.06

盐城革命史資料

84
尚志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盐城市郊区委员会

重印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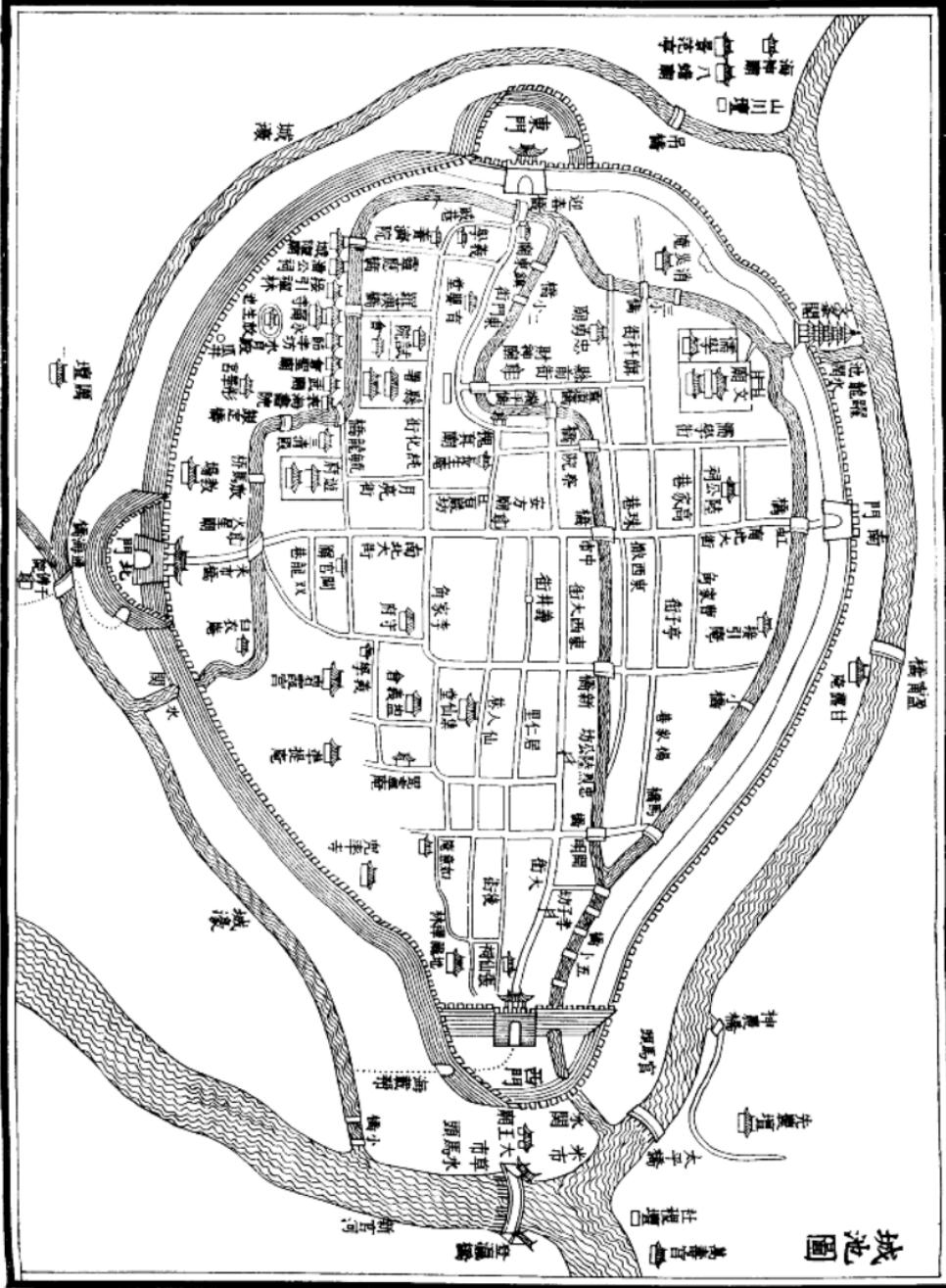
原盐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响应周恩来总理“把亲身经历或见闻的历史事实记录下来，传之后代，教育后代”的号召，曾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六月先后编印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和第二辑。其中所收录的各篇事迹，或为作者直接参与其事，或是亲耳所闻，亲眼所睹。虽只一鳞半爪，未必能完全概括其全貌，但却反映了某一时某一地某一事的某些侧面，对了解和研究过去盐城的地方史实，不无裨补。

由于这两辑文史资料，出版较久，距今已二十年左右，加之经历十年浩劫，原书已散逸殆尽。盐城县已于九一八三年撤销，文史资料亦编印至第三辑。现我会在编印《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之前，为满足各方面的需求，特将前两辑合订成一册，重印问世，以飨读者。

原书所辑文章，依原貌排出，只在顺序上稍作调整。正文前增冠旧志《城池图》一幅，意在便于阅读。本资料事实间有出入，因作者多半作古，即健在者，亦已年迈，核对乃有一定困难。重印前我会只对显属讹误之处，略加校订，虽经努力，仍难免挂漏，至祈鉴谅！

盐城市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元月十五日

城池圖



目 录

城池图（据光绪《盐城县志》原图复制）

- 盐城光复记 周梦庄 (1)
宋泽夫 还 珙 (4)
盐城的田赋 孙玉泉 (9)
裕宁官钱局 李伯皆述 蔡伯川记 (17)
谈谈马玉仁 周梦庄 (19)
抵制日货与学生联合会 蔡伯川 (39)
一九二七年盐城过兵记略 张逸笙 (41)
苏智卿被辱追记 万古斋、虞受言 (45)
火烧城隍庙 蔡伯川 (47)
改组派分子在盐城所引起的事变 爱吾、文汉 (54)
还乡团 蔡伯川 (58)
伪“临时参议会” 蔡伯川 (62)
岑春煊与泰和盐垦公司 周猛藏 (69)
新兴姚太生药店
姚卿焯、姚起康口述，盐城县工商业联合会整理 (83)
盐中的历史沿革 王子仲 (92)
盐城革命根据地中等教育事业的回顾 陈栖山 (94)
盐城的典当银钱业 沈省言、王益斋、宋渭卿 (101)
记先君涤钦先生 周中四 (110)
关于盐城西南党与中央党之始末 周梦庄 (118)

- 有关盐城田赋的见闻 赵天水 (128)
- 有关新兴场所属盐灶的见闻
- 刘涵叙述、蔡伯川记 (136)
- 庞宗吉贪赃见闻 孙玉泉 (146)
- 联军过境时期盐城的军事招待所 何爱吾 (153)
- 导淮 蔡伯川 (159)
- 伍佑文庙社学学产与大佑公司的官司 ... 李卓哉 (170)
- 油业公会与景鲁中学 蔡伯川 (176)
- 大革命后盐城地方教育见闻点滴 吴伯容 (189)
- 我所了解的盐城县教育局的几个组织情况
- 孙石鳌 (207)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盐城中等教育
- 王子仲 (212)
- 苏北革命老根据地游击教学的片断回忆...宋我真 (217)
- 阜东中学——区立中学时期的江苏省盐城中学
- 左石清 (222)
- 旧社会教育界的剥削 韩选贤 (237)
- 李长江在泰州投敌的内幕 杨希文 (240)
- 日寇陷盐期间的五洋配给.... 万古斋、蔡伯川 (252)
- 盐城的剧场小史 王子仲 (257)
- 黄埔六期入伍生清党运动的回忆 喻天鉴 (260)
- 洪湖围剿战的回忆 喻天鉴 (264)
- “二二八”事件前后的澎湖岛 胡裕尧 (275)
- 青年党在丹阳获选国大代表之内幕 蔡伯川 (283)

盐城光复记

周梦庄

辛亥革命前，盐城境内驻有三个“缉私营”，水三营驻本城西门外，管带袁德三，步二营驻伍佑场，管带朱绩臣；步四营驻上冈镇，管带耿华堂。武昌起义后，它们联合起来向地方索双饷，并索此前所欠的三个月饷。其中耿华堂的步四营人数最多，枪械最精，而耿的个性又较悍烈。地方人士心怀惊恐，便殷勤相待，按月供应双饷，使其无可借口，以维持地方秩序。

不久，驻清江之江北提标十三协突然哗变，把清江抢劫一空。其中一部约二百人，经东沟、益林窜至湖垛。原想来盐城抢掠，后闻盐城驻有“缉私营”拱卫，不敢贸然前来，乃回窜建阳。在建阳遇到抵抗，死了几人，便纵火而去。此所谓“慑于虚声，而地方转获其实利”。其实，耿华堂和袁德三早已密谋，欲入城洗劫，但畏惧守备马立朝英勇，未敢发动。耿在上冈，已杀死平民沈寡嘴示威，幸有商会会长冯绍文周旋，地方乃得稍安。

盐城三营的双饷虽是按月发放，但财力实有不逮。饷银的来源，全系由地方负责人士向驻盐城的裕宁官钱局借贷，以后凭领结再向省方报销。不动用公款，也不向老百姓捐钱。虽然这样如取如携，而来日方长，终难应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地方人士就委托张逸

笙和李守彝赴南京请愿。张、李二人抵南京，即到陆军部谒见总长黄克强。黄外出，次长蒋作宾代为接见。张、李二人陈述了盐城的情况，又面呈了请愿书。蒋允转咨江苏都督核办。接着，张、李二人又去见盐政总理张季直。因座客很多，不得畅所欲言，回到寓所具函详陈地方痛苦，恳求援救。旋即离开南京。

其时，徐宝山方开府扬州，张、李过扬时，特往求援，徐当即应允。并说：“没几天就出巡里下河各邑，收编旧匪私营，那时饷糈会有统一办法。”张、李大喜，认为徐是个豪侠，不会食言，回盐后遂日盼其旌旗戾止。

这时，盐城人心惶惶，而水陆三个营也蠢蠢欲动。李守彝便向士绅陶鸿庆、季龙图等献了一计，要他们暗中授意黄芸台、徐翼黄、乔仲杰、周龙甲等人，夜间剃光头发，腰系假炸弹，自称“革命党”。此计实施后，次日在永宁寺召集军政商学各界开会，宣布革命的宗旨。到会群众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打倒满清”的字样。时知县周光熊，字芷珍，是一老吏，也手持“保境安民”的旗子，参加集会。会上，首由黄芸台演说。黄名乃桢，是镇江的副榜，善于辞令，虽家住盐城，但认识他的人很少。他说：“汉族受满人欺压二百六十八年，做它的奴隶，一切不得自由。现在汉人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了。大家快些醒悟，起来奋斗！……”演说完毕，人心稍定。

其时狱囚屡次鼓噪滋事，大有崩决之势。周光熊乃以站笼站毙了两个死囚，才得略靖。外地归来的学生郁少轩、陶少甫等组织了协防团，约六十余人，周回巡视城内外，以保卫乡里。

伍佑的情况和盐城差不多。朱绩臣的步二营也想暴动，由于刘场长的儿子刘公权联合地方人士智亭荪、后玉蘅、孙鼎侯、黄师鲁等办了自卫团，夜间组成乡勇灯笼会，每户出一人游行号角示威，声称迎接革命军，因而得以平静。其后，营兵杨德胜因犯奸杀罪在鱼市口被枪决，营中也安谧得多了。（智亭荪名贞益，光绪末年在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后，由安徽人黄昂青介绍到安徽中学教书，因腿部跌伤回家，遭遇光复。后到盐城，被选举为共和党的部长。后共和党并归于进步党。）

不久，徐宝山果然率部乘轮北来。经过东台时，将当地“缉私营”管带刘凤朝斩决示众。因刘部哗变，在东台抢掠，该城损失甚巨。驻盐城各营闻此消息，无不股栗。徐抵盐城，地方人士开会欢迎。徐随即宣布：缉私营的饷项，嗣后即向扬州军府请领，不准挪借地方分文。并责成各管带，要负起地方治安的责任；克日编送箕斗册，听候点验。各营唯唯听命，均不敢仰视。徐又枪决了死囚印台安等十二人，全邑肃然，四乡的盗匪也为之敛戢。

徐回到扬州后命团长马玉仁统兵到盐城，围缴了耿华堂一营的枪械，遣散了队伍。解耿到扬州讯问后释去。

宋 泽 夫

(1872—1942)

还 班

宋泽夫先生系盐城地区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毕生兴学办报，颇多建树，尤以杂文见著。当年陈毅将军称他为苏北的鲁迅。

先生名润（原名殿康），字泽夫。1872年生于盐城宋村，童年即失去了父母，赖伯父翰西抚养。青年时代在汉张名儒俞镇五门下受业，天资聪慧，胆识过人。1895年赴淮安岁考进学，名列第一，同年补为廪贡生。

清末中国外患频仍，人民灾难重重，他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毅然放弃科举仕途，于1906年考入南京宁属师范，钻研新学。时与淮安名士周实丹相识，结为盟友，立志推翻帝制。同年将本村僧寺宗祠改为基点学校。宁属师范毕业后，复创办小学于沙沟。他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向封建礼教宣战，提倡剪辫发，反对缠足，鼓吹民权，团结地方有志之士，为革命奔走呼号，成为后来西南派的中坚。

1911年民国成立，任国民党盐城支部部长，努力澄清吏治，革除积弊，取消苛捐杂税，裁制时丰陋规，竭力宣传革新，遭到江北都督蒋雁行电令通缉。1913年盐阜一

带盗匪猖獗，盐城设清剿分局，毅然出任副办，他手执双枪带兵剿匪，不数月，宵小灭迹，人民赖以安枕。其时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摧残革命，解散国民党，暗杀宋教仁（桃源渔父）。宋泽夫以“杀不尽宋渔父，忙坏了曹阿瞒”联文追挽，又遭到当局通缉，他流离颠沛，九死一生。随逃至南通，规劝镇守使管继青协助蔡锷倒袁。

1918年任本县劝学所长，整理学产，发展教育事业。“五四”运动勃起，宋泽夫立即声援，写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犀利文章，猛烈抨击北洋军阀，呼吁救国爱国，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奴化复古教育，提倡白话文，主张男女同学，为盐阜新文化启蒙运动作出了贡献。他奔走呼号，苦心经营，终于在宋村创办起亭湖中学。传授新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却屡受反动势力猜忌。宋泽夫在种种阻挠和压迫之下，坚贞不渝，矢志不懈，他为国家造就大量人才，特别是后期，培育出一批批热血青年奔向抗日前线，投身革命洪流，许多已成为党的优秀干部，亭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

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宋泽夫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寄于莫大希望，积极拥护。在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上，他写出立场鲜明的对联：“渔父在天，忽逢知己；列宁死后，几见斯人？”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仍然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外不抵抗，对内迫害进步人士，致使国家元气大伤，暗无天日，宋泽夫痛心疾首，在《新公报》发表大量文章，在一篇题为《青天白日那里去了？》的文章里，嘲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是乌天黑日，“中华民国除了一面旗子而外，却从何处再去寻青天白

日！”写出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还将国民党的“双十”国庆节斥之为《国丧》。这一篇篇尤如投枪匕首般的杂文，震惊并触怒了反动统治者。因而宋泽夫又招来反动政府的明文通缉和特务暗算，但他毫无惧色，始终信守自己的誓言：“头可杀，不可磕；腿可断，不可屈。”他在“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出任第五战区盐城县抗日同盟重职，他说：“救国有捐，抗日无罪。”

1940年，新四军到达盐城后，他挺身而出，欢迎新四军，担任盐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他与陈毅将军相处甚洽。他坚定地说：“我相信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1942年春，日寇发动疯狂的大扫荡。到处是敌人的据点，环境险恶。他在艰难的日子里，仍坚持原地对敌斗争。配合政府开展反伪化工作，站在除奸第一线。年近七十，尚不减当年。宋村离敌据点秦南仓只二里路，大家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劝他暂时移居离敌伪据点较远的村庄，他激动地说：“我已年老，有何畏惧，新四军的小姑娘还打仗，我岂能贪生怕死？”他不避艰险，不畏强暴，任凭敌寇疯狂烧杀，决不妥协，决不动摇，并具必死之决心，写下：“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十二个大字，预嘱家内人，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正气。

三月十八日黎明，从秦南仓来了一群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宋村北舍一户农民的住宅，宋泽夫不幸被捕。面对穷凶恶极的日寇，他怒目环睁，毫无惧色，昂首挺胸地走去。路经宋村，他停步看了一眼流泪的众乡亲，并凝视了他创办的亭湖中学。

宋泽夫在敌人的刺刀下，从容不迫，大义凛然。任凭敌

人的严刑拷打，都没有承认一个错字，千口万声说共产党好，骂得敌人狼狈不堪，敌人将他倒悬在木柱上，用尽刑法，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面，死去活来，仍然骂不绝口，“汉奸！强盗”。随以绝食来抗议，一连三天，杯水不饮，敌人送来的饭菜均被他推倒，说是：“不饮盗跖之水，不吃嗟来之食”。我党一些负责同志多次设法带信给他，劝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待机争取为国为民效力，他到底听了党的话，打消自杀的念头。

刁恶的敌人一心要逼迫他投降当汉奸，明知刑罚征服不了这铁骨头，只好一反常态，施以怀柔政策。驻泰州日军司令南部襄吉和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一唱一和，用德高望重的赞语恭维他，请他当盐城县县长，要代他重建亭湖中学，“一百而八十万的钱，皇军有的是……”宋泽夫拍案而起，严辞拒绝，当面痛斥日寇之罪恶，汉奸之无耻。南部面红耳赤而退。

威不能压，利不能诱。敌人无奈，只好从长计议，先押回盐城交地方汉奸继续争取，假装释放，暗图羁绊，贼心仍然未死。宋泽夫回到盐城后，被软禁在亮月街安民会里，颇受优待。送来苏北行营顾问之聘书，还有一包特殊聘金。他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说：“想做官早已做大官，想发财也早已发大财”。“我的意志绝不为之动摇……”正如他笔记中写的“我是天生一副硬骨头……。”

群魔终于失败。在党和人民的营救下，宋泽夫机警地应付着，几经周折，乘隙脱离了虎口，连夜跑出城，重新回到自由的家乡，呼吸着新鲜空气。

宋泽夫著作甚多，早有“言论集”、“盐城谣谚集”同

世，方言俗语剪集等均已散失。在治伤期间，自知病重，负痛伏案抢时间写作，《被俘记》付印后，又修改长诗《呆子吟》，诗中充满了爱国热情，语多警惕：“君子强者矫，这便叫做呆；小人和而流，那便叫做乖，寄语聪明人，不可真弄乖，要得国不亡，除非人尽呆！”。同年，宋泽夫以德隆望重，被誉为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副议长。

年终，宋泽夫伤病陡发，移住时杨庄静养，凡有来探病者，必叮咛告诫：“一条路，共产党。”直至病危弥留之际，犹猛击板壁疾呼“抗日杀汉奸！”，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下午四时，离开了人间。享年七十二岁，归葬宋村。

党和人民政府隆重追悼这位爱国老人，《盐阜日报》发表社评，高度赞扬他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号召全区人民学习他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并决定将原盐城县中学改为泽夫中学，以资纪念。

盐城的田赋

孙玉泉

旧制盐城县（包括今盐城全境与射阳、建湖、兴化、大丰、淮安各一部分）东濒黄海，西临河荡，范公堤（今已修建为通榆公路）纵贯南北。堤西为民田，由县征收田赋（忙银、漕米），税率较重；堤东为灶田，由新兴、伍佑两场征收折课（俗称银子），税率较轻；城区以东灶田之间有一段田地为樵田，是灶民公共樵牧之所，至清光绪年间，由官变价招领，称为民樵田地，亦由县征收忙银，不征漕米。

清初田赋制度，有地丁、漕粮两项。地以田亩为标准，完纳赋税，人丁以人口为比例服徭役。雍正年间丁并于地，以免徭役，称为地丁。当时运送东南之粮，以供西北之食，除完纳地丁以外，还要负担运输费，称为漕粮。光复后，把地丁改为忙银，漕粮改为漕米（即糙米）。民国二十二年废除忙银、漕米，改称为地价税，民国二十三年又改称为田赋。

本县田地，除灶田外，分为大粮、减则两项。大粮田征收忙银、漕米，减则田祇征忙银，不征漕米。两项田地名称、亩数及科则等情况参见附表。

表列各项田地科则并非按照当年或数年间收获数量核定，而是按照百年来旧有成案征收。其中有不少田地收获数量多，负担很轻，收获数量少的负担很重，极不公平，粮户无法申诉，只得照数完纳。民国二十五年曾举办土地陈报，作为按地价征税准备工作，嗣因抗日，停而未办。

盐城各种田地亩分科则一览表

项别	名 称	田 亩 数 (亩)	每 亩 科 则		备 注
			忙 银	漕 米	
大粮	民赋田地	1,885,177,496	一分四厘 二毫九丝 四忽三微	九合七勺 五抄九撮 四圭三粟	
	新淤荡田	17,049,850	同 上	同 上	原纳水淤留县马家荡。光绪二十八年升科，民国二十年与“民赋”同科征收
沙 田		1,289,300	同 上	同 上	光绪三十年起租。民国十年与“民赋”同科征收
屯 田		27,920,680	同 上	同 上	原系减则，民国十四年与“民赋”同科征收
大粮淤田		14,827,924	一分四厘 一毫四丝 六忽	九合八勺三抄	此项淤田民国二十年起田改与民赋一地一则开征
合 计		1,946,265,250			
减则	民樵田	58,475,415	六厘一毫 七丝三忽 五微		光绪二十七年变价放垦
	周租田	15,491,620	同 上		
	草荡田	187,100	同 上		
	下则官地	26,024,350	同 上		
	草盛水荡	3,281,290	一分二厘		
	草薄水荡	10,154,940	六 厘		
	合 计	113,614,715			
统计		2,059,879,965			

忙银分为上下两忙征收。上忙不论当年收成丰欠，按照忙银数额先完一半。约在古历五月间启征。时值农忙之际，粮户无暇赴柜完纳，由粮差截串赴乡按户催收。粮户完纳赋税以外，还要负担粮差舟车费，又名票钱。下忙与漕米，视当年夏秋两季收成丰欠，应由省派员来盐周历履勘。盐城是普减区，将原有征粮区域一百零八个都图，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四十里，每个四十里实征忙漕数目，应按当年田地内收成情况决定。但省所委官员到盐后，由县先设宴招待，并送上程仪。各四十里内受灾情况，并不下乡履勘，就凭各区区长及地主豪绅口头陈述，随由县会同省派委员据情呈省核定实征成数，制串征收。约在每年古历冬至节前设柜启征。粮户慑于官吏淫威，争先恐后，踊跃纳完。当时民间有一句俗话：“要得安，先完官。”粮户完了银米，掣取板串，作为已完凭证。忙银串票上只载明几两几钱几分几厘，漕米串票上只载明几担几斗几升几合，并不注明几亩几分几厘，更不注明几元几角几分，而忙漕项下，除省县正税外，还有附加征收费、治运亩捐、治港亩捐、筑路亩捐、农业改良捐、清丈费、普及教育亩捐、警察队亩捐、整顿警察亩捐、保卫亩捐、区经费亩捐、地方不敷附加亩捐、积谷费、公益捐、滞纳罚金等，名目繁多。有的是按两征收，有的是按担征收，有的是按亩征收，粮户纳税时，听其结算，迨接到板串后，无法复核，经征员、书，借以浮收中饱。民国二十二年废除银米，改称地价税，但省县正附税捐，仍照旧有成案，合成应征地价税，大粮田每亩四角二分五厘八毫，减则田每亩一角二分五厘八毫，分为两期征收，第一期完四成，第二期完六成，各粮户应实征总数，分别载明串票，一目了然，至是浮

收弊窦，廓然一清。

全县征粮区域，分为一百零八个都图，其都图大小，极不一致，大的在三万亩上下，小的仅有数千亩。每图有册书五至十人，负责编造串册事宜，粮差一人至三人，负责催征事宜，统属于田赋经征处管辖。田赋处设督征员一人，经征员二人，管串员一人，书记三人，督催吏三人，催征吏三人，内柜书十二人（保管串票册籍及裁串事宜），外柜书十二人（经收田赋税款）。充其事者，均是前清遗留下的衙役子孙，一惯以挪用公款及收取陋规贪污舞弊为生。

册书持有粮户田亩底册，父子相传，等于私产。在县地方经费预算内，虽列有册书造串经费，事实上全为田赋经征官吏侵吞。册书生活来源，专靠收取陋规。每年稻麦登场，即雇船下乡，按粮户业田多寡，索取“时丰”，每拾亩收一斗（每斗约合十三市斤），不足十亩者，仍以十亩计。水田只收稻谷一次，麦田除收稻谷外，还收麦子一次。册书居住县城以内，粮户到城完粮时，得先到册书家领取由单，册书又向粮户索取由单费，每张一角至三角不等。粮户远道而来，册书粮差均招待其食宿。乡间每年，凡有田地买卖，买主除缴纳契税同时缴纳推收过户官印单费每亩二角外，还要向册书缴纳陋规，谓之过粮费，每户一元至五元不等。以上时丰、由单费、过粮费，册书索取多寡因人而视，懦弱者多索，强有力者少索。甚至有个别地主豪绅操纵一庄一舍大权者，不仅不索取陋规，还要打招呼，送礼物，请其帮助，以便向粮户索取陋规。册书如果无力经办，可以出卖，巧立名目，谓之交办，可以得到交办费二百元至三百元，小的一百元以下，与地主出卖田地相似。